

刘先平 著



九色鹿 · 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

大象进行曲

daxiang jinxingqu



大象
进行
曲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刘先平 著

九色鹿·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

大象进行曲

daxiang jinxingqu

主 编：徐 鲁

副主编：眉 睫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象进行曲 / 刘先平著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4.5 (2014.10 重印)
(九色鹿·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 / 徐鲁主编)
ISBN 978-7-305-13212-4

I. ①大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5776 号

出版发行 / 南京大学出版社
地 址 /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/ 210093
出 版 人 / 金鑫荣
丛书策划 / 石 磊
项目统筹 / 游安良
丛书主编 / 徐 鲁
副 主 编 / 眉 睫

从 书 名 / 九色鹿·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
书 名 / 大象进行曲
作 者 / 刘先平
责任编辑 / 曹 丹 蔡冬青 编辑热线 / 025-83597572

装帧设计 / 陈泽新
照 排 / 零 零
印 刷 /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/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/14.25 字数/125 千字
版 次 /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305-13212-4
定 价 / 22.00 元

网 址 /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官方微博 /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官方微信 / njupress
销售咨询热线 / 025-83594756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★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总序

徐鲁

江南三月，细密的雨声中，传递着温煦的杏花香气。这时候，应和着天边隐隐滚过的隆隆雷声，青青的楠竹林里也迎来了生机勃勃的爆笋时节。竹林爆笋，那真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生命景象！经过了漫长的冬天的默默积蓄，泥土下的幼笋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破土而出的力量。伴随着淅沥的春雨，迎着和煦的南风，应和着隆隆的春雷的呼唤，一株株粗壮的幼笋，仿佛在瞬间爆发出了一股伟力，奋力拱开了在泥土和腐叶下纠结交错的竹鞭，甚至哗的一声就顶开了压在地面上的巨大的顽石。像鸡雏顶破蛋壳，像幼蝉冲破蝉蜕，那一株株幼笋，是一种静谧的、绿色的生命力的爆发。它们从厚积的枯叶和泥土下脱颖而出，那一瞬间，它们似乎只有一个念头、一个目标：冲破束缚自己的箨壳，扩展开翅羽状的枝叶，向上，向上，再向上！这似乎已经不是在生长，分明更像是在飞翔……

——这是我刚刚写完的一篇散文中的一节。漫步在江南早春时节青青的楠竹林里，我也想到了我们的儿童文学。我甚至觉得，目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，与这春天的楠竹林生机勃勃的景象颇为相似。各种出版与传播通道的拓展与打开，给儿童文学作家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。只要你拥有生长的梦想和力量，这片土壤以及土壤之上的空气、雨水、微风和阳光，就是属于你的，属于每一株绿色的生命

的,正如白桦先生那句名诗所歌咏的:“阳光,谁也不能垄断”。

然而,创作上的空前活跃与繁盛,也使儿童文学的编辑和出版者们面临着新的考验。丰富的资源就像大自然里的春天,摆在人人面前,读者真正需求的是什麼,也许只有少数细心的人才能知悉,而如何把最好的书送到最热爱它的读者手中,却永远是一个秘密。

“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,黄昏里挂起一盏灯?”把诗人郑愁予这句诗中的“诗人”二字换成“编辑”,其实也很恰切。最好的编辑出版人,不也是黄昏时分的点灯人,为在暗夜中行路的读者挂起温暖和明亮的灯盏,照耀着他们回家的小路吗?而且,面对着如此繁盛和泥沙俱下的创作资源,一个优秀的编辑出版人,必须具有披沙沥金的耐心、采铜铸鼎的本事和撒豆成兵的艺术。

眉睫君和游安良君,是近几年在少儿出版界纵横驰骋的两匹“黑马”,两个人都很年轻,富有开创和进取的力量与信心。前者的强项在编辑和学术,后者的强项在出版和发行。更重要的是,两个人都与童书出版结缘并历练了不短的时间,对童书出版拥有热爱和敬畏的情怀,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、智慧和资源。我相信,这样两股力量与智慧合在一起,必将为当下的童书出版带来一些新的作为。那么,这一套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们的代表作选本丛书,算是他们的“东风第一枝”,是第一次的“竹林爆笋”。

首先,从这套书的作者阵容看,无疑是一份极其华丽的名单。当下活跃在儿童文学界的老中青四代作家、读者们耳熟能详的名字,皆在其中,如任溶溶、葛翠琳、孙幼军、金波、任大星、张秋生、曹文轩、彭懿、黄蓓佳、刘先平、冰波、汤素兰、殷健灵……

其次,从这套书的书目来看,几乎每位作家都拿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、获奖作品,或是作家们自己偏爱和看重的个性作品,用“名篇荟萃”来形容,实不为过。如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《怪老头儿》《妖湖传说》《会唱歌

的画像《甜橙树》《野妹子》《我要做好孩子》《窗下的树皮小屋》《小巴掌童话》《中国孩子的梦》《驿马》……

第三,这套书在编选上,另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做法是,以作家最优秀的代表作品为基准,不拘泥于篇幅的长短和体裁的异同。有的作家的长篇作品也只是节选其最精华的章节,而给另一些中短篇杰作留出容纳的篇幅。有的作家在不同体裁形式里都有自己优秀的作品,则予以兼顾,尽可能在一本书中呈现出这位作家完整的创作风采。这种编选方法,在编辑艺术上的“含金量”最高,也最能体现编辑和出版者的眼光和功力,当然,编辑投入的心思也最多。

在这里,我想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。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时出版过一本《普希金作品选》(戈宝权译),就是这样编选的,长篇节选、中短篇,诗歌、散文和小说,都在其中,直至今天,这本书仍然是我阅读普希金的一个“宝典”般的选本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80年代也编辑出版过一套方形开本的儿童文学名家作品选本,有《叶圣陶作品选》《冰心作品选》《张天翼作品选》《柯岩作品选》《管桦作品选》《葛翠琳作品选》《孙幼军作品选》《袁鹰作品选》等等,这些选本也是采用了这种长短不拘、体裁不一,只以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为基准的编法。所以,这套书三十多年来也一直为我所珍爱。老一辈的编辑出版家其实早就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范本,可惜的是,今天愿意这么去效仿的编辑越来越少了。很多编辑是怎么省事、怎么简单怎么来,以至于许多作家最终被“选来选去”的,全是浮在大家眼前的那么一两篇作品,好像这位作家就只写过这么一两篇作品似的。

儿童文学事业,无论是创作、编辑、出版、传播,都应该是纯净、精美、细致和仁爱的。这是天使和圣母般的事业。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,是真善美的文学。冰心老人生前曾告诫我们:从事儿童文学事业,必须拥有一颗“慈母的心”。由叶圣陶、冰心、陈伯吹那一代儿童文学先驱所

创建和奠定的一些伟大和美好的儿童文学传统，正在一代代作家和出版家手中薪火相传。

“金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道路，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。当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一条，由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。”我曾经用弗罗斯特的这几句诗来形容过自己的儿童文学之路。其实，儿童文学也并非是一条人迹稀少的小路。世界上也没有渺小的体裁，而只有渺小的作家。借用一句伟人的话说：“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，但是将会默默地、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。”

还是回到江南青青的楠竹林里。在春天的楠竹林里徜徉，我也想到了中国一代代儿童文学家们的美好情怀：他们和四季的风霜雨雪一起，和一簇簇散发着药香的野菊花一起，和那些临冬的苦荞一起，和一道道永远流淌不尽的山泉一起，在各自的山坡和深谷间，以群体的追求、探索和进取之心，向着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和人世间，呈现着生命的欢乐、清新与美丽，呈现着对这份事业的忠诚、依恋和守护，不离不弃，无怨无悔。而透过早春三月楠竹林里的爆笋奇观，我还发现了一个来自泥土和自然的生命秘密：成熟的笋与竹，都将是金色的。

是为总序。

2014年早春时节，写于东湖畔

CONTENTS 目录

九色鹿·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

蛇趣 1

南海变色龙 15

大象行进曲 26

金黄的网伞世界 60

月夜沙蟹 78

酸甜的可可豆 86

寻访红艳艳的厚嘴唇 95

赞美水和森林的节日 104

寻踪觅迹 124

银杉王 141

黑叶猴王国探险记(上) 159

黑叶猴王国探险记(下) 199

蛇 趣

——新安江上游考察

晚霞从西天的紫云中透出时，我赶到了汪村的营地。汪村是掉在大山中的一块小盆地。新安江上游考察队的营地设在山乡两层楼的饭店中。我因事误了大队人马的两天行期。

老板是位胖嫂，笑脸上深陷两个酒窝。她说只有蛇王的房间空。他今天送蛇回蛇科研究所去了，回不来。长年在野外，住哪都行。

一进屋，就闻到一股特殊的腥味，还夹着无以名状的臭味。凭经验，这是剧毒蛇五步龙的气味。五步龙大名叫蕲蛇，学名为尖吻蝮蛇。之所以有“五步龙”之美称，据说被它咬后，走不到五步，必然倒毙。一提到它，常令考察队员不寒而栗。

胖嫂送水进来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里蛇多，上个月一位富态的凌老板来住，掀开被子有条蛇。幸好客人在堂屋喝茶，我赶紧把它撵走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说被子下硌人，掀开垫被，是他压死的一条蛇，吓得事未办完就跑掉了。汪村不算大，每年总有人被蛇咬伤、毒死。来的客人我都说，提高警惕不坏事。”她竟用一串笑声作为结束语。

这一说，把我说得头皮发麻。在山野里，我不畏惧碰到老虎、豹子、熊等凶猛的动物，因为它们声势大，好防备，即使是不期而遇，也有周

旋的余地。但对毒蜂、山蚂蝗、蚂蚁、蛇有湿漉漉的恐惧，因为对它们防不胜防。

胖嫂一转身，我就赶快在房内各个角落检查，把每床被子都抖了抖，这才稍稍安心了一点。

在多蛇的营地遇到了“小耳朵”

下面响起一阵喧闹声，考察队员们已陆续回到营地。黄昏时刻营地最热闹，大家说着收获，整理标本，洗脸、洗澡。很多都是老朋友，见面时的欢乐交谈中，我也有意了解了动物组、土壤组、植被组等这两天的工作情况。突然有人在我背上狠狠一拍，扭过头来，一张熟悉的面孔正冲着我笑。他那左耳朵像是掉下后重新安上去的，这一特征让我想起来了，他的绰号叫“小耳朵”，是中学的同学，比我高一级，但其名已想不起来了。他说是来搞土壤的。我们一起回忆了中学的趣事。

晚上，小耳朵来了，进门就问：“这个房间有几个人睡？”我说其他三张床暂时虚席。他转身就走，再来时已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说是要和我住一个房间。在这深山里，碰到同学真难得，要和我好好叙叙。我说这个房间是蛇王老杨住过的，胖嫂说没人敢和他住一个房间，前两晚都是特殊优待。你闻闻看，到现在还有蝮蛇的腥臭味。

他说：“不怕，你敢住我也敢住，不就是几条小爬虫吗？你别听他们吓唬你，爬虫还能厉害到哪儿！我见过抬杆长



的五步龙，拾块石头就把它砸死了。蛇还能挡住我们同学的情谊？”

如此说来，我也无话可说，但他的豪言壮语中却透出另一种东西，且不说五步龙有无长到抬杆长的，即使有，或是扁担太短，或是太罕见。他吹牛壮胆在中学时就有名气。但不是因此引起我的注意，是深藏的另一种东西，使我感到他今天急忙搬来和我住很蹊跷。晚上，他和我聊天时，时不时突然立起，在房间踱步，闪着游离的目光。临睡前，还坚持反复研究门下的缝老鼠能不能钻进来。对于我带有嘲弄的诘问，他说是带有糕点，作山上充饥的，怕老鼠偷袭。这蹊跷的谜，直到两天后才解开。

大连河风景

在雨的敲打声中醒来，浓云雨雾将层层叠叠的大山裹住。平时，黎明时刻鸟鸣声不绝于耳，今天也只听到三两声画眉的叫声。小耳朵的床上摆满了装土壤的小白布袋，他正聚精会神地整理、标号。搞土壤考察很辛苦，寻找适合的取样地点，挖剖面，每层土质取样装袋，每只袋子都有半斤来重。一天下来，爬山包中总装有几十袋，背在肩上在崎岖的山道中跋涉，确实负担不轻。

按计划，今天应去石屋坑。但因落雨，改为考察大连河的护岸林。这一区域，是重要的木茶生产基地。鳊峰又名高岭脚，盛产著名的鳊峰绿茶。大连河下游的流口也挺有名气，那里落差大，桃花汛一到，放排的壮观景色吸引过无数的人。史载这里是林木参天，可是昨天进山路上两旁的大山，已多是次生林。在“大跃进”的年代，森林遭到了浩劫，那时砍树也要“放卫星”，以至于很多林木未能运出，就腐烂在山上。昨天见流口依旧，渔梁依旧，但已没有了堆积如山的木材，听不到震撼人心的放排的号子了。这次考察活动，主要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上一项提案引起的。那项提案列举了新安江水库的严重淤塞、两岸森林植被

破坏的情况,呼吁联合治理。

新安江是条充满文化艺术的长河,著名的新安画派、垄断宫廷保健多年的新安医派、砖雕、石雕、木雕,乃至徽商,都是这条充满生命活力的大河所哺育。

新安江发源于安徽,黄山的鳌鱼背脊上刻有“大块文章”四字,这浑然一体的黛色巨石横卧在天海。云雾、松露在“大块文章”下汇成小溪,一路不断壮大,是新安江的源头之一。据专家们说,另一源头是皖赣交界处的大山,休宁和婺源的交界处,溪水汇河,叫大连河。新安江有着不平凡的生命史,它从千山万壑中穿出,在浙江又名富春江,再往下,就是钱塘江了。这条大河的命运,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,也警醒科学家们注意。

溯大连河而上,这片河岸原始风貌浓郁,优势树种为枫杨、河柳、河岸梅。枫杨高大,伟岸,浓浓的树冠覆盖出幽深,透出神秘。河柳在哪里都是歪脖子扭颈的,在浅浅的沙岬、近水的河滩中尤为繁茂,鲜艳的红叶映得河水俏丽。横跨河上的石桥,崖岸的巨石隙缝中扎根,斜出或倒悬的,一定是河岸梅,它是性格树,倔得俊俏、顽强。

一只黑背燕尾从开始就追随我们,飞翔的姿势优美,并不断在河的上空画出富有韵律的曲线。停在河边石头上,一刻不停摆动的燕尾,不时响起的鸣叫,在流淌的水中,悦耳动听,像是小河的吟唱,显得无比娇小玲珑。褐河巫鸟是另一种性格,它一声不响,忙于觅食。小翠鸟、红尾水鸂在河边繁忙地穿行。河谷鸟类的丰富,说明小河鱼类的富有。它们都是匆匆过客,只有那只黑背燕尾起前跟后地伴着我们,尽管还是细雨蒙蒙,但并不寂寞。

水连口是个大村落,有几条河溪在这里汇合,徽式民居点缀在河的两旁。家家沿河的一面,都搭了木架,上面结满了南瓜、长豆角、四季豆。深山土地金贵,向河争了一份空间。

深山的居民，多是将清亮的溪水引到家里，从天井中流过，洗菜、淘米可以不出门。近年发展了小型的家庭养鱼，庭院中或在屋前屋后挖有水池，有活源溪水流过，面积不大，但收获颇丰，不仅想吃鱼随时可以捞取，甚至还投放市场。

一排10多株的枫杨林，很醒目地立在河岸，犹如一座绿岛。植被组的队员，忙着测量，以其1米多的胸围看，树龄在四五十年，这是我们今天考察中见到的最粗大的树，大家脸上都喜滋滋的。印象中这段河岸林的情况应是良好的，从雨后河水依然清亮，不难判断出这里的生态系统基本上是好的。也就是说，涵养水源的森林，以及护岸的森林带还未遭到大的破坏。然而，林科所的老赵说，20世纪50年代，这里的河岸林至少有30米宽，现在只有窄窄的一片林带了。再不加以保护，就要像渔亭至歙县的那段河岸了。那是大连河的下游，新安江的上游。河岸林的重要性，只要到那里去看看就明白了。

昨天，我从屯溪出发，直到溪亭，公路沿着新安江上溯，未见到像样的河岸林。有的河段，甚至见不到一棵大树，河谷两旁，堤崩得像锯齿一般。失去了河岸林的护卫，河岸就完全暴露在水的冲击及各种人为的、自然的破坏中。1982年有个统计数字：60年前，从渔亭可乘舟而下至屯溪，那时这是深山通向外界的黄金水道，现在只能是竹筏漂流。有个不太精确的统计，由于水土流失引起的河道淤塞，近50年中，可通航的河段减少了近百里。河水不畅，还引起了数次大的山洪暴发。

雨渐渐停了，天空开始晴朗，空气特别清新，微风带有沁人的花香。

翻岭了，我突然见到一股混浊的溪水。两岸的林带尚未遭到大的破坏，我们沿着这条浊溪爬到了岭头，对面的山上是大片的开垦的坡地。以目测，山坡的坡度不小于50度。从留下的黑色树茬看，这是今年才烧的荒地，雨水将坡地上的泥土冲下，大量的泥沙夹在其中，水还能清亮？

超过 30 度坡度的山坡不准开荒，这是有明文规定的。违背了科学，大自然就要惩罚你！

晚霞满天，一只红尾伯劳高踞在树枝，静静地立着。黑脸噪鹛高一声、低一声地叫着；乌鸫耍着花腔，鸣声婉转多变。可红尾伯劳一声也不响，只是瞪着一双犀利的眼睛。突然，它双脚一蹬，箭似的冲出，往树丛中一掠，只听“叽叽”两声，它已猎获了一只小鸟，迅速爬高，落到原来的树上，享用美餐。

回到营地，动物组的人已先回来了。他们捕到一条大鲵的标本，围了不少观看的村民。山民叫它娃娃鱼，言其叫声似小娃娃哭叫。这是条大的个体，有三四斤重。动物组的多是师范专科学校的老师，考察队同意他们为教学采少量的标本。程老师说，在横头那边，观察到了猴群，是短尾猴，希望我明天和他们一道去。

他举着一条大蛇



正说话间，一位青年山民举着一根树棍来卖蛇。蛇被扣在一根两米多长的细杉木条子顶端，垂挂

着的大蛇随着脚步悠晃、

摇动，令人想起古代以蛇作为图腾的部落的旗手。方形色斑从背中线披向两旁的形状

表明：这是条五步龙！

从捕蛇的方法和工具看来,捕蛇不是这位青年的专业。他说今天上午在锄茶园,锄着锄着,一根如蛛网的游丝,在锄边晃了一下。先前尚未在意,又是一根游丝一晃,心里一愣,停下了锄,四处搜索。相传五步龙狩猎时,要布一道丝拦路,只要老鼠、青蛙等小动物一撞线,它就从潜伏地猝发袭击。

正站在原处不动,用眼搜索的青年,突然全身一凜:乖乖,就在前面的茶树下,盘了黑黑的一个大盘,盘中的蛇头微微翘起。他还没见过这样粗大的五步龙,但他还是决心不放过它。采茶和锄茶季节,山民常常受到五步龙的攻击,受到攻击的人,非死即伤。过去,蛇医、蛇药较少,被蛇咬后,如是手指、脚趾,山民们会牙一咬,举刀将脚趾、手指跺掉,或是用柴刀割开伤口在溪水中冲,甚至断臂救命。

我曾在医院见过一位受伤的患者,她是弯腰采茶时,臀部被五步龙咬了。抢救较为及时,命保住了,但半个臀部犹如烂茄子,表皮灰白,脓血正顺着引流管往外淌。医生说,最少还要一个月才能康复。

山民们见到五步龙,是非打不可的。我们在宣传自然保护时,说到五步龙,山民们怎么也不同意看到时不将它打死!道理很简单:“人命比蛇命重要!”

这位青年知道考察队在这里,他赶紧砍了一根杉木条子,用绳子在竿端结了个活扣。绳扣刚到蛇前,蛇头如箭一击,未扣中。蛇击,再扣,蛇盘如石。如是再三,大蛇恼怒,“呼”地喷出一股雾液,绳扣刚巧也套中其要害,抽绳紧锁,他生生将大蛇扣住。

等到举竿时,杉木条子却举不起它,弯得“吱吱”响。这像是钓到大鱼起竿一样。蛇在游动,挣扎,甩尾。青年不敢大意,只好慢慢将手向前移动……终于挑起了,只听“啪”的一声,蛇尾抽打在竿上,震得青年差点失手。直到将竿竖起,蛇才将身子紧紧缠在竿上,收缩肌肉,紧紧勒住。

大家都在寻找蛇王老杨，可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身影。传说中的老杨是个神秘的人物，因为他会捕蛇，又略懂蛇医，因而被蛇科研究所请去。在这毒蛇聚居的亚热带森林中的山区，他显赫的地位，那是可想而知。我非常想听他讲故事。队长说他今天就要回来，可到现在，他还未露面。

小耳朵也下来了，第一句话就问：“蛇死了没有？”

“死了！上半天扣到它时，把竿子缠得‘吱吱’响，中饭后就松开、挂下。你看，嘴都张着呢，舌头也吐出来了。”

小耳朵说：“嘿！还真像个吊死鬼哩！绞刑，绞刑！”

果然，两个长长的毒牙狰狞地戳在外面。蛇王不在，大家又连忙去找来了程老师。程老师毕竟是搞动物的，他接过扣蛇的竿子，指指蛇牙：“这牙是空心的，咬人时，收紧毒囊肌肉，毒液就是从空心牙中注射进它的猎获物。从这样大的蛇体看来，被咬的人很难活命。”

大多数人都在欷歔、惊叹，小耳朵却说：“这条蛇不算大，我见到的要比这大一倍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在哪里？”有人问。

“就是那天在杉木林……”小耳朵底气不足。

问话人表情很复杂地“嘿嘿”一笑。

尽管很多队员都知道五步龙蛇是一味良药，但对这样的庞然大物，尤其是程老师刚才的介绍，谁也不敢问津。即使它现在是条死蛇。

讨价还价之后，程老师为学校买下了这条蛇。青年从绳扣中解下了大蛇，程老师提着它，丢在店堂里。

我说：“不行，一定要放蛇笼子里去！”

小耳朵一下蹿到我的跟前：“学弟！看你彪形大汉，怎么连一条死蛇也怕？”说着就捉住蛇尾，提起往我鼻子处伸。我连忙退了两步。“探险家怕蛇了，稀罕！”小耳朵一副恶作剧的神态。

我仍然坚持要放到笼子里。蛇笼被蛇王老杨带走了。大家找了半天，也没有找到适合的笼子。小耳朵说：“不行放我房间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“行！可我不和你住。”听我这么一说，小耳朵才嗫嗫嚅嚅地不出声了。

还是程老师憨厚、体贴人，去楼上找了只装鸟的铁丝笼子。等到笼子关上，我还特意检查了一下笼扣是否扣紧，这才放心地去洗脸、吃饭。

雨后的山区夜晚，特别清静。时值9月，桂子飘香，板栗、梨、猕猴桃……各种野果相继成熟，大自然的住客都各自在散发着成熟的芬芳。繁星灿烂，一轮圆月从山峦升起，山色迷蒙，沉睡在甜美的梦中。丝丝缕缕的地气，在清晖中神秘地游荡。这是大自然赐给考察队员的享受，虽然一天的野外作业都很疲乏，但都久久不愿离去。直到有人坐在那里发出微微的鼾声。

死而复生的五步龙

一进店堂，小耳朵拉着我，戏谑地说：“看看死蛇是否复活？”他捏亮了电筒，刚到笼前，只听“扑”的一声——“哎哟！妈呀！”手电筒跌落，小耳朵如兔子般返身向外逃去；又听见“啪”的一声，他摔了个狗啃泥！

几只电筒都捏亮了，大蛇正昂头怒视，尾端的硬鳞甩得“啪啪”响。大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连程老师也很愕然。它真的复活了，如此生龙活虎般地呈现在大家面前！五步龙的“口扑”气，是愤怒、攻击的信号，铁丝笼网上还有喷出的毒液！

“老刘，你立了大功，最少救了一条人命！”大家再返身去救护小耳朵，只见他已站起，用手在擦着鼻血。